

【两个永恒】之二

烟锁重楼

琼瑶全集
50



11.
2

琼瑶全集 50

烟锁重楼

花城出版社

1996年1月8日

琼瑶全集 50

烟锁重楼

花城出版社

1996年1月8日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：钟 纓 肖建国

封面设计：吴慧雯

琼瑶全集 50

烟锁重楼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迪丽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875 印张 1 插页 140,000 字

1996 年 1 月第 2 版 199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20,001—35,000 册

ISBN7—5360—1877—0

I·1630 定价：11.00 元

独家版权·翻印必究

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一九八八年，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，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，回到大陆，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，由北到南，由城市到乡村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这样一趟旅行之后，才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，这对我而言，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。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，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，我就深深的感动了！以前，我常常怀疑，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，让我的青春，我的大好时光，都消磨在书桌上，写出的作品，自己也不是很满意，这样的一生，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这种疑惑，此时也得到了解

答，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，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。虽然，那些坊间出版的“琼瑶著作”，全都是盗版的，我也不太在意了。只是，看到很多书都印得粗制滥造，内容往往错字百出，而觉得十分心痛！

为了扼止这种现象，我开始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，正式出版我的作品。“作家出版社”就是在此时和我签约的。但是，即使我授权后，这些盗版书仍然猖獗，假冒书也依旧到处可见。有权的“作家出版社”也拿这种情形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当我和“作家出版社”的约满以后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签约。两年以来，我的书就在“无授权”的状态下，出版得乱七八糟。我每次看到假冒书的时候，难过的程度已非笔墨所能形容。逐渐的，我当初那种感动情绪，都被这种“痛苦”所取代。对于中国大陆的“著作权”观念，也到了“心灰意冷”的地步。

这两年之间，有许多的出版社和我陆续接触，都想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我一直提不起很大的兴致，只怕“授权”后同样紊乱。其中，以“花城出版社”和“云南

人民出版社”最为积极。“花城出版社”的肖建国先生表示，只有以好的品质，好的印刷，好的编排，好的纸张……以及“真实的授权”，“完整的出版”来打击那些非法的盗版和假书。这个做法，使我动心了。于是，今天，“花城出版社”终于得到我的“独家授权”，出版我一整套的“琼瑶全集”。我写作到今天，一共写了五十部小说，要一口气出版五十部书，真是一件大事。

我希望，这套书出版以后，盗版和假书可以彻底消失。我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，写作的态度一向真诚。有时，为了两三个字的推敲，常常彻夜不寐。有时，为了一些错误，也常常自责不已。我经常对朋友说，我虽然写得不是很好，但是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不论“好”与“坏”，都是我自己的，都是“真实的琼瑶”。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生怕我让我的读者失望。在我这样的写作心态下，那些不堪入目的假冒书，对我真是一件“残忍”的事！我希望，“花城”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可以恢复我对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动和信心！希望那

001233

烟锁重楼

些爱护我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看到的都是我的“真迹”！这些希望，其实都好“简单”，不是吗？“希望”它不会变成只是“希望”，“希望”它能“落实”！那就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读者们的幸运了！

最后，感谢“花城”的编辑们，为这套书所付出的心力！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李亚平先生，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程志方先生和欧阳常贵先生，对这套书的支持和协助！

琼瑶

一九九六年元月四日于台北可园

1

民国十年七月十日，安徽白沙镇。

梦寒第一次看到曾家那巍峨的七道牌坊，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早上。那天是她嫁到曾家的大喜之日。这个早上，她不止见到了名不虚传的“曾家牌坊”，她也见识了名不虚传的“曾家排场”。而且，也是这天早上，她第一次见到她的丈夫曾靖南，和她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，江雨杭。这个早上所发生的事，是她这一生永远永远也不会忘记的。

这天的白沙镇真是热闹极了。几乎全镇的居民都出动了，大家一清早就跑到曾家牌坊下面去等著，争先恐后地要看新娘子“拜牌坊”。新娘子拜牌坊，是曾家家族的规矩，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。曾家这七道牌坊远近驰名，不止是整个白沙镇的光荣，也是整个徽州地区的光荣。它们分别是功德坊、忠义坊、贞节坊、孝悌坊、贤良坊、廉政坊和仁爱坊。一个家庭里能拥有这么多的美德，并惊动许多皇帝下旨建坊，实在是太不容易。难怪这些牌坊成为曾家最大的

骄傲，也难怪多年以来，会有一大堆与牌坊有关的习俗。新娘子拜牌坊，就是其中最戏剧化，最花稍，也最壮观的一项。

曾家已经有三十年不曾办过喜事了。上一次办喜事，还是曾牧白结婚的时候。曾家什么都不缺，就是人丁不旺，已经是三代单传。曾靖南又是个独子，如果错过了这次看新娘拜牌坊的机会，恐怕又要再等个二、三十年。难怪全镇的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都要挤到这牌坊下来看热闹了。大家呼朋唤友，吵吵嚷嚷，挤来挤去，简直是万头攒动，人声鼎沸。

“快快快……第三道才是贞节牌坊，新娘子只拜贞节牌坊，不拜别的，快占位子呀！到这边来呀！”有过经验的人拚命吆喝著那些没有经验的人。

“哎呀！吹鼓手已经来了，新郎骑著一匹大白马，好威风啊！”

“看呀！看呀！花轿过来了呀！喜娘就有十二个，真好看呀！”

“啊呀，这迎亲队伍简直有一里路长，实在太盛大了……”

“听说新娘子是从屯溪娶来的，真有福气，能嫁到白沙镇曾家来，一定是前生修的……”

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语的，叫著喊著，兴奋得不得了。

在这一片吵嚷声中，喜乐队伍，已经浩浩荡荡而

来。先是举著“喜”字和华盖的仪仗队，然后是乐队，乐队后面，是身穿红衣，骑著白马的新郎倌，再后面，是分成两列的十二个喜娘，再后面，是八个轿夫抬著的大红花轿。轿子上的帘幕，全是描金绣凤，华丽极了。再后面，是两列眉清目秀的丫头。所有的队伍，连丫头带喜娘，都是一身的红。在七月灿烂的阳光之下，真是明丽耀眼，使人目不暇接。

围观的群众，一见到花轿出现，就更加兴奋了，大家拚命的往前挤，都挤到牌坊下的石板路上来了。曾家是由曾牧白的义子，一个名叫江雨杭的年轻人，带著上百名家丁和漆树工人，在维持著现场秩序。江雨杭和工人们，每人手中都拿著一根木棍，分站在道路的两旁。棍子上都系著红缎带，他们横著木棍，拦住两边的群众。雨杭不住的对人群拱手为礼，大声的说：

“各位乡亲，得罪得罪，请往后面退一点，别挡著通路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

人群往后面退了一些，可是，棍子一个拦不牢，人群就又蜂拥而上。常常一大堆人都摔跌到石板路上来，场面简直难以控制。

梦寒坐在花轿里，眼观鼻鼻观心。喜帕蒙著头，她正襟危坐，动也不敢动。轿子摇摇晃晃的，已经摇晃了好几小时了。天气很热，她那凤冠霞帔下，早已是香汗淋漓。这一路上，她听著那吹吹打打的鼓乐

声，心里是七上八下，思潮澎湃。这个婚事是哥哥做的主，曾家是这么大的望族，能够联姻，哥哥觉得很有面子。梦寒父母双亡，哥哥下个月就远调到四川去，所以，婚期等不及到秋凉时再办，冒著暑气，赶著就办了。要嫁到这样一个名门中来，梦寒实在有些怯场。不知道新郎的脾气好不好？不知道公公婆婆，还有那个老奶奶会不会喜欢自己？更不知道那些曾家的规矩，自己能不能适应？她就这样想来想去的，一路想到了白沙镇。然后，她感觉到轿子的速度放慢了，听著轿外的人声鼎沸，她知道，终于到了曾家牌坊。虽然事先，她在家里就练习过“拜牌坊”，不过是跪著磕几个头而已，应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但是，现在，听到这么多的人声，呼叫声，吆喝声，笑声……她竟浑身都紧张起来。

然后，鼓乐声乍然停止。

接著，是一个司仪在高唱著：

“停轿！”

轿子被放下了。梦寒在轿子中冒著汗。

“请新娘下轿！”司仪再唱。

轿帘掀开了，白花花的阳光一下子就闪了进来，映著那红色的喜帕，炫耀得梦寒满眼都是亮亮的红。她的头晕晕的，心脏怦怦地跳个不停。还在怔忡间，慈妈和另一个喜娘已经伸手进来扶著她，把她搀出轿来。因为坐了太久，双脚都有些发软，走出轿子

时，忍不住踉跄了一下。慈妈慌忙在她耳边说：

“别慌！别慌！慢慢来！我扶著你呢！”

慈妈是她的奶妈，因为舍不得她，而跟著“嫁”了过来。幸好有慈妈，否则，她更不知道要慌乱成什么样子。

“新娘子出来了！新娘子出来了……”群众吼著叫著。

梦寒被搀扶著面对贞节牌坊，已有丫头们在牌坊下摆上了红色的跪垫，司仪用他那特殊的腔调，又开始高唱：

“维辛酉太平年，团圆月，和合日，吉利时，曾氏嗣孙曾靖南，娶夏家长女梦寒为妻，以此吉辰，敢申虔告……”

梦寒就在这唱礼中，盈盈就位。司仪继续高喊：

“请新娘叩拜贞节牌坊！跪！一叩首！再叩首！三叩首！”

梦寒依著司仪的指令，一一行礼如仪。围观的群众，有的鼓掌，有的高叫，有的欢呼，有的大笑……情绪都非常激昂。

终于，她磕完了三个头。司仪又在高呼：

“起！”

梦寒在慈妈和喜娘的搀扶下，慢慢地站了起来。奇怪的事情就在此时发生了。忽然间，一阵风对梦寒迎面吹来，竟把她的喜帕给吹走了。梦寒大惊之下，

烟锁重楼

直觉地用手一捞，没有捞著，她抬眼一看，那喜帕居然在空中飘然翻飞，飞呀飞的，就落到一个年轻人的肩膀上去了。群众都抬著头，目瞪口呆的跟那喜帕的方向看去，等到喜帕落定，大家才忍不住哗然大叫起来。原来那年轻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曾牧白的义子江雨杭。这喜帕落在他肩上，使他也楞住了。情不自禁地，就对梦寒看过来。梦寒在惊怔当中，也对雨杭看过去，就和雨杭的眼光接了个正著。她不禁心中猛的一跳，好俊朗的一张脸！好深邃的一对眼睛！此时，群众已纷纷大喊了起来：

“看呀！看呀！看新娘子呀！长得好漂亮啊……”

“哇！还没洞房，老天爷就来帮忙掀头盖啊……”

梦寒蓦的惊觉了，急忙低眉敛目。赶快再眼观鼻鼻观心，同时，慈妈已飞快上前，把手中的一方帕子，遮住了梦寒的脸。梦寒在被遮住脸的一瞬间，看到前面的靖南回头在嚷著：

“雨杭，你搞什么？还不赶快把头盖给她盖起来？”

“哦！”雨杭顿时醒觉，拿起肩膀上的喜帕，就往梦寒这边走来。原来他的名字叫雨杭。梦寒模糊地想著，心里的感觉是乱糟糟的。但是，雨杭的帕子还来不及交还给梦寒，一件更奇怪的事发生了。

忽然间，音乐大作。从牌坊的另一头，丝竹唢呐的声音，呼啸而来，奏的却是出殡时所用的丧乐。大家惊讶的大叫，纷纷转头去看。只见一列丧葬的队伍，竟穿过牌坊，迎面走向花轿。这列丧葬队伍，人数不多，大约只有十几二十个人，却人人披麻带孝，举著白幡白旗，为首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一个手里高举火把，另一个高举著一个和真人一般大小，纸糊的假人，假人梳著两条长辫子，画著眉毛眼睛，看得出来是个姑娘。在这假人的胸前，写著三个大字：“卓秋桐”。这对小伙子后面，是一对老夫妻，手里捧著有“卓秋桐”三个字的牌位。再后面，有几个人吹著唢呐，有几个人撒著纸钱。他们一行人，一面直接扑向花轿，一面惨烈地呼号著：

“曾靖南！卓秋桐尸骨未寒，你敢让新娘子进门吗？”

围观的群众，都忍不住大声惊叹。简直没看过这么好看的戏，大家更加骚动了，争先恐后的往前挤，个个伸长了脖子，要把情况看清楚。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。

梦寒被这样一个突发状况给吓住了，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，对方既然提到“新娘子”，显然是冲著这个婚礼而来。她傻傻的站著，手足无措。慈妈震惊得那么厉害，也忘了去遮新娘的脸了，张大了眼睛，目瞪口呆。

“曾靖南，你好狠心呀！”那手举纸人的少年对著新郎大叫：“你看看她！”他举起纸人，对骑在马背上的靖南摇晃著：“这是我姐姐卓秋桐，你辜负了她，逼死了她！今天居然还敢大张旗鼓的迎亲，你就不怕苍天有眼吗？”

靖南原本喜孜孜的脸，在刹那间就转白了。他回头直著脖子喊：

“雨杭！雨杭！你怎么没有把卓家的事摆平？”

雨杭急忙赶了过来，拦在靖南的前面，对那队人马著急的喊：

“为什么要这样闹呢？无论如何，曾家是在办喜事，有什么话，回头我上你们家去说！卓老爹，卓老妈，秋贵，秋阳……”他一个个喊过去：“你们看在我面子上，赶快离开这儿吧！”

“江少爷，”那卓老爹往前一站，老泪纵横地说：“我们卓家，事事都听你江雨杭的！唯有这一件，没办法听你的！我的女儿，秋桐，她死得冤哪！”

一句话使那卓老妈放声痛哭了起来，一面哭著，她一面呼天抢地的喊：

“秋桐！你显显灵！谁欠你的债，你找谁去还哪！”

“太不像话了！”靖南勃然大怒，回头喊：“老尤！老杨！带人把他们给拉下去！竟敢在今天来搅我的局，简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……”

靖南的这几句话，使那些卓家的人，个个怒发如，
 了。手拿火把的秋贵，举著火把往马鼻子下一送，
 惊得那匹马仰头狂嘶，差一点没把靖南给从马背上掀
 翻下来。秋贵对著群众大叫起来：

“各位乡亲，你们大家评评理！咱们家穷，我妹
 妹秋桐，为了让弟弟秋阳念书，所以到曾家去当了
 丫头，谁知这曾靖南不是人，占了秋桐的便宜，他怕秋
 桐嚷嚷开来，就对天赌咒发誓的说，要娶秋桐为妻，
 说不是大夫人，也是个二夫人，秋桐认了真，死心塌
 地的跟了他……”

“快叫他闭嘴！”靖南在马背上暴跳如雷。“别让
 他在那儿胡说八道，妖言惑众！全都是假话，没有一
 个字是真的！”

“曾靖南！你要不要脸？”秋阳往前一冲，举著
 纸人，悲切的喊著：“你还敢说没有一个是真的？
 你忘了你还给了我姐姐一块玉佩作为信物……”

“玉佩？”靖南冒火的大叫：“那是她偷去的！”

“天啊！”卓老妈哭著嚷：“天下有这样无情无义
 的人！秋桐死得冤哪！秋桐是那么相信他……可他的
 结婚日子一定下来，他就和现在一样，什么什么都不
 承认了，不但不承认，还把秋桐赶回家来，可怜的秋
 桐，一个想不开，就上了吊……各位乡亲，他们曾家
 有钱有势有牌坊，可就没良心哪……”

“雨杭！雨杭！你是存心要我好看是不是？”靖